



陈院民

## 簪花舞动的古城春意

(视觉中国)

行走在泉州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海腥味和古早的花香,渐寒的风拂过古老的石板路,带走了一地的落叶,却带不走那份本属于春天的气息。

走近泉州,你将看到来自春的百花齐放——男女老少头上那些美丽的花儿。那些簪花或大或小,或繁或简,色彩斑斓,形态各异。有的如盛开的牡丹,富贵华丽;有的似含苞的茉莉,清雅脱俗。红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白的……伴着他们步履轻盈,

笑容明媚,头上的簪花见证了泉州人一天的生活时刻。

关于簪花的起源,民间有多种传说。有人说是古代女子为了纪念逝去的爱情,将花朵簪于发间,以此寄托哀思;也有人说是男子为了表达对心仪女子的爱慕之情,亲手制作簪花赠予心爱之人。无论是哪种传说,都在时间的积累下赋予了簪花深厚的文化。

我怀着对泉州簪花文化的好奇,走进了西街一家传统簪花店。

店主是一位老艺人,他熟练地挑选出一朵朵花瓣,用细线和金丝巧妙地编织成各种形状的簪花。他告诉我:这些簪花,不仅是一种装饰,更是泉州人心中对美的具象。每一朵花,每一种颜色,都有其特定的寓意和象征意义。牡丹象征富贵,桂花寓意长寿,蔷薇寓意爱情,梅花寓意高雅……我望了许久,从中选了一朵蓝蔷薇,小心翼翼地戴在头上。那一刻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,感受到了古代泉州男子的难为情。

我曾穿上蟳埔服饰——大裾衫、阔腿裤,戴上心仪的蓝蔷薇,上街道深入感受簪花文化。我漫步在古城的街头巷尾,每当踏进一座建筑,走过一片青石板路,都会引来路人赞赏的目光和微笑,更有爷爷和奶奶跑来与我拍照,熟络后还拉我讲一些少有人知的老故事。那朵簪花在我发间摇曳生姿,仿佛也在跟我一起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这座城起源的故事。每一片花瓣都承载着痕迹,每一个纹理都见证着变迁。在这喧嚣的世界里,我或许也应该静下心来,去感受那些被忽视的小美好,让它们在心中生根发芽,绽放出迷人的花。

泉州独特的美,我真是喜欢极了。作为外来游客,我试图将这一美丽的瞬间定格在镜头里。但我想要定格后才发觉,簪花是泉州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它的美,聚在一物;它的美,又散落四处。我努力想拍下它,可我又拍不下它。于是,站在风中,我闭上眼睛,想象着千年前的女子是如何轻盈地走在巷里街头。她们发髻上簪着的团团簇簇的花这时不再是花瓣,而成了化在女人身上的胭脂,激活了古城的春意。

而男子的心情或许也如我此刻一般,被簪花的美深深打动,不由自主地戴上,想把春天留下。

## 慢 旅

郭华悦

许多年前,我坐在绿皮火车里,向远方而去。

哪怕在那个年头,绿皮火车也已经面临即将被淘汰的命运。不是没有快车,可在看到绿皮火车的那一瞬间,我心里像有无数爪子在挠,痒不可耐。于是,我放弃了快车,一头钻进绿皮火车里,慢吞吞地向着心中的远方驶去。

靠在窗口,我发觉自己在青山绿水间遨游着。简直不敢想象,在到达远方的过程中,有那么多奇的山水,有黄沙漫天的粗犷美,有小桥流水的江南美,还有轻歌曼舞的民族风。我看到有人在梯田中,默默耕耘着一片绿;我看到有农夫扛着锄头,在万道霞光中,走向那个温暖的家;我还看到,孩童在河中嬉戏,老牛在田间吃草。

我从未想过,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,可以这么美。以往外出,都是买机票,打个盹,就已经得准备下飞机了。这个过程,很快,快得将过程都省略了。直至回到家中,我都还有点怀疑,自己真的出去过吗?那感觉,为何如此平淡?

直至那次,绿皮火车让我明白,从一个点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另一个点,真不是什么好事。一条直线的过程,省略的不只是时间,还有那么多的山山水水,风情万种。多少人在这么多的青山绿水中,留下了唐诗宋词,留下了供人回味的传说和故事。可我们无心欣赏,一路风尘仆仆,朝着目的地而去,眼中再容不得其他。

所以后来,我就喜欢上了“慢”。坐慢的车,或者坐船,攥着一张旧票,钻进时光的怀抱里。旅途的颠簸,如儿时母亲的怀抱,让人倍觉温馨。身体上也许不那么舒适,但精神上,正经历着种种难得的意境。一个“慢”字,如一条绳,将心系在了时光的码头上。

在那样的慢时光里,速度很慢,但心里很充实。在绿皮火车的“慢”中,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。于是,那些年,每到一个地方,我最先寻找的,总是当地的绿皮火车。一旦有所获,心里总是狂喜。

对我来说,绿皮火车不仅是一种记忆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如今,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,速度快了,快乐却少了。而绿皮火车所代表的,正是那样一种生活——慢悠悠的步调,充实的心灵,还有知足的快乐。

心有多远,远方就有多远。慢,让旅途成了刻在心上的一幅幅山水画。累了,就躺在“慢”的怀抱里,任由思绪流浪,将心带向遥远而温暖的远方。

## 爱如发丝

盛旭雯

我坐在发廊的椅子上,打算剪个刘海。理发师提醒我发尾需要修剪一下分叉发黄的部分,留着会影响其他健康发丝吸收营养。蓄发和养护树木有些相似:为了平衡营养供给,让枝丫更健壮,要想生长出更饱满的花芽,就需要修剪有病虫的、干枯、生长过密的部分;为了造型更好看,影响整体效果的部分也需要修剪。

在剪刀的“咔嚓咔嚓”声中,椅子周围铺起了半圈黑色地毯。当时发廊里正在应景地播放梁咏琪的《短发》: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,长长短短,短短长长,一寸一寸在挣扎……地上这些细细密密的发丝从头顶的发囊钻出来,一厘米一厘米地缓慢生长,这一寸也许和儿子嬉闹时摩挲过他稚嫩的小脸,这一缕也许在半夜被半睡将醒寻找安全感的儿子摸索着握住,这一束也许曾在我低头看书垂下时被夹到耳

后。一寸寸头发,仿佛一卷卷胶卷,无言地诉说着过往的每一帧……

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中,她有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卷发,怀抱着刚满月的哥哥站在火红的柿子树下,阳光给两人镀上了一圈柔和的金边,海藻般的长发闪着光。母亲笑得恬淡,弯弯的卷发里荡漾着初为人母的喜悦。

可后来不知哪日,母亲剪去了长发,只留了齐耳短发,发尾也不再有利好处的弧度。自我有记忆开始,母亲便一直是这样的发型,不曾改变。但是母亲会编各种各样的辫子,每天早上会耐心地根据我的衣着搭配发型。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为何不再蓄起长发,母亲笑道:太麻烦了。当时的我不懂麻烦的并非长发,而是我和哥哥,一双调皮的儿女忙得她脚不沾地,哪里还顾得上打理这如瀑般的长发。

很多个夜晚,淡黄的灯光下,母亲坐在床上织毛衣。电视里的男女主人公不知疲倦地说着唱着,昏黄

的灯光跳跃着,映得母亲的脸色忽明忽暗。我站在她身后,双手刚好能够到她的头顶。我用自己的发圈给母亲扎小辫,可无论我把她扎出刺猬头还是菠萝头,她都不曾恼怒,任由我的小手在发间穿梭。柔软的发丝在指尖划过,也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激起了温柔的褶皱。

上初中后,母亲生出了白发。在我回家的周末,母亲会搬出板凳坐在阳光下,让我像小时候那样站在她的身后,用手轻捋发丝,寻找隐在黑丝中的白发,倔强地要求我把白发尽数拔去。从一根根慢慢到用剪刀一撮撮剪,直到白发盖过了黑发。

从卷发到直发,青丝成白发,母亲的发丝看着她的儿女长大成家。而我,每天回家有母亲做好的冒着热气的饭菜,有被母亲教养得乖巧可爱的儿子,我才能随心所欲地将头发留长剪短,烫卷拉直。

母爱如发丝,细细密密地编织在岁月缝隙中,将我温柔地紧紧包裹……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